

中國文學精華

清文評註讀本

第二冊

清文評註讀本卷二

序跋

書淮陰侯列傳後

韓信，淮陰人，佐漢高祖定天下。初爲齊王，改封楚王，後降爲淮陰侯，卒爲呂后所殺。史記有淮陰侯列傳，文體爲序跋類，與跋最相似，但金石文字多用跋，而書後則多論事或論史。

陳宏緒

見論辨。

楚有張君燧，讀書好

聲去

奇之士也。云「廣南有韋土官，自言淮陰侯後。當鐘

室難

聲去

作，淮陰侯客某，匿其三歲兒；知蕭相聲去國素與侯厚善，客往見之，微示侯

無後意。相國仰天歎曰：「嗟乎冤哉！」淚淫淫下。客見其誠，以情告。相國驚曰：「若

能匿淮陰侯兒乎？中國不可居矣，急

聲去

跳陶南粵趙佗

聲去

遂作書遺客匿兒於

佗曰：「淮陰兒，公善視之！」佗養以爲己子，而封之海濱，賜姓韋，用韓之半也。

分其族徙豪於海墘

如真切

間，有鄉

聲去

侯所遺之書，尉佗所賜之詔，勒之鼎器。」

陳子曰：『炎漢之初，何多義俠哉！淮陰侯客，較魯朱家之匿季布，抑又有難焉者。夫子房之博浪沙中，誠俠士之尤也；其後劇孟郭解繼之。百年之間，流風餘習未泯，甚矣其多義俠與！夫忠烈之死，與功高不賞之臣死，而非其罪者，造物每巧爲辭去之庇其後。國朝方正學巽，血殿庭，族誅者至八百四十七人，而一綫之脈，卒存於寧海典史魏澤之手，非獨人力也，蓋亦有鬼神之助焉。

予嘗怪趙佗以魑

樵計讀如

箕踞之君長，而薄粵中無足與語，遇陸生迺蹶

姑衛

然而起。今以韋君之事觀之，佗固人傑也哉！獨惜淮陰之客存貌孤，而卒不

顯其姓名於天壤也。悲夫！

此事聞所未聞，持論尤善。

【註釋】【廣南】

廣東南境。

【土官】

自明以來，湖、川、滇、貴州等處，凡老、苗、僮、獠聚居之地，皆設土官世治掌之，如宣慰、

安撫、長官等及指揮使司與千戶百戶等，是爲武職；知府、同知、知州、知縣、州判、吏目等，是爲文職。概謂之土官。其後以次改土歸流，今

南、廣西等省尙有之。

【鐘室難作】鐘室，長樂官廳鐘之室。陳絳反，高帝自將驛之。韓信陰與絳通，信舍人弟上變告信，欲反狀。呂

信與蕭何謀，詐言信已死，藉信入賀。信入，呂后使武士縛信，斬之長樂鍾室，遂夷信三族。

【蕭相國】名何，沛豐人，從高祖起兵，與韓信、張良同稱三傑。後爲漢相國。

【淫淫】流貌。【懸跳】懸，通也。跳，通逃。

【南粵】今廣東番禺縣東，有趙佗故城。漢時南粵疆域甚廣，並及廣西、安南境。

【趙佗】佗，秦時爲龍川令。南海尉任囂死，召佗行南海尉事。囂死，佗自立爲南粵武王。

【趙佗】佗，秦時爲龍川令。南海尉任囂死，召佗行南海尉事。囂死，佗自立爲南粵武王。

【趙佗】佗，秦時爲龍川令。南海尉任囂死，召佗行南海尉事。囂死，佗自立爲南粵武王。

【趙佗】佗，秦時爲龍川令。南海尉任囂死，召佗行南海尉事。囂死，佗自立爲南粵武王。

【趙佗】佗，秦時爲龍川令。南海尉任囂死，召佗行南海尉事。囂死，佗自立爲南粵武王。

【趙佗】佗，秦時爲龍川令。南海尉任囂死，召佗行南海尉事。囂死，佗自立爲南粵武王。

【趙佗】佗，秦時爲龍川令。南海尉任囂死，召佗行南海尉事。囂死，佗自立爲南粵武王。

【趙佗】佗，秦時爲龍川令。南海尉任囂死，召佗行南海尉事。囂死，佗自立爲南粵武王。

【趙佗】佗，秦時爲龍川令。南海尉任囂死，召佗行南海尉事。囂死，佗自立爲南粵武王。

【趙佗】佗，秦時爲龍川令。南海尉任囂死，召佗行南海尉事。囂死，佗自立爲南粵武王。

【趙佗】佗，秦時爲龍川令。南海尉任囂死，召佗行南海尉事。囂死，佗自立爲南粵武王。

【趙佗】佗，秦時爲龍川令。南海尉任囂死，召佗行南海尉事。囂死，佗自立爲南粵武王。

守望社題詞

守望社解見文中。題詞之體，多以韻語爲之，亦有隨意書數十字者，乃變體也。

陳宏緒

予讀東魯王禎書，載所爲河北鋤同社，心好之。其社以十家爲率，律先合

治一家田。是家供其飲食畢，則以次合治諸家；不旬日，諸家悉遍，自相率領，樂洽

事趨功。有疾病不任田者，又合衆力助成之。秋納禾稼畢，輒豚蹄壺酒，遞相犒勞，

去已。予讀宋雜記，又載所爲弓箭社，乃羣集葉。彼南畝之人，講技擊，角拳勇，習

坐作進退，務使人自爲戰，家自爲捍。侯幹切禦，一時若振武保捷宣毅義勇諸軍，盡

皆沿襲其制，衆遂至七百餘萬。私謂世之攻文藝與詩與禪者，什伯爲社，旣無能

裨貧夷切補生民，他如酒社梨園社，尤足靡財帛而敗風俗。獨此兩社，實有益而可

喜，欲舉其遺法，試之州郡間。

戊寅，刺晉，僅百餘日而罷；庚辰，令舒，又僅四十日。其後護軍皖上，復聲去與職

守不相涉，雖屢言之，而卒無聽。今幸徙居石賀亭，寧蒲櫪發，裋裋，釋比比，避閭狎處，適

又風鶴屢驚，介馬踵至；於是乃合父老子弟，刑牲而盟，授以器，申以約，課以綏綏組。綏，絲也。齊以步伐，導以和睦，倣兩社而並用之，更聲平名曰守望社。

盟既已，復進而勗。

加

曰：

『記有之：

「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，

聲去

也。」其本

則在於食與兵。今夫有一年之蓄，而無不飽之骨肉；有三年之蓄，而無不飽之戚黨；有六年之蓄，而無不飽之朋友；有九年之蓄，而無不飽之犬馬雞豚，非其仁之異也，獲所以敦仁之基也。今夫有鑠鑠，插鍤鍤，插而無不以身衛其親；有戈矛而無不以身衛其家室；有甲冑而無不以身衛其閭里，非其義之殊也，獲所以崇義之源也。然則茲社也，而又豈徒食與兵之是務哉！予方將抱六經，荷聲上諸史，任壬輦輦，連上樹藝醫卜之書，與諸良氓共讀於耕桑矢石之暇，尙其俟之。」

先生抱經世大略，讀此可以想見。文亦魚魚雅雅，有輕裘緩帶風度。

【註釋】【弓箭社】

（宋史兵志）「知定州滕甫言，河北州縣近山谷處，民間皆有弓箭社。」按卽今民間之類。

【鑢】鑢，田食

也。（詩爾風）隄彼南畝。

【振武保捷宜毅義勇諸軍】振武軍，咸平中由保安保毅軍內，選有力者，各於本州置營升充，保

變軍，咸平中由陝西沿邊，遷鄉丁保毅升充。宜毅軍，慶曆中由京東等路，募健勇，改選兩軍爲之。毅勇軍，慶曆中籍河北強壯，得二十九萬五千，揀十之七爲義勇。

【刺管】土業，曾爲晉州知州。晉州，今河北晉縣。清和知州爲刺史，沿古名也。【令舒】冀即安撫舒城縣。

【院上】院，水名，出潛山縣天堂山之龍潭，至縣東厠河，合於潛水，南至懷寧縣西皖口，入江。【苧蒲】笠也。【齊語】作茅蒲。

【注】茅或作萌，竹萌之皮，所以爲笠也。【襪襪】襪，堅之衣，勞力者所服。【比閭】閭，里中門也。【周禮大司徒】五家爲比，五比爲閭。

【風鶴屢驚】謂開風聲鶴唳，卽驚惶也。見陳庚煥說大。【介馬】被甲之馬。【耨】耨，耨也。謂農田播種後，又以土覆之也。

【粗】同鉏，去穢助苗長也，又耕而土起也，鉏去聲。【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】見禮記鄉飲酒義。【鑿】大鉏也。【鍤】起土之具。【任輦】任，負也，輦，以人力輓車也。詩小雅，我任我輦。

書李斯傳後

李斯，楚上蔡人，仕秦。始皇既定天下，斯爲丞相。史記有李斯傳，錢及萬言，往往尋敘趙高，亦有附於李斯傳內者，是附傳之例也。

徐枋

字昭法，號侯齋，江蘇長洲人，少爲事，明崇禎舉人。明崇禎舉人，明崇禎後，隱居不出，有居易堂集。

李斯傳一篇中，而載趙高事，居十之八，而篇末直以高事結束，而以秦亡天下竟之。凡此皆以見趙高所爲，無非斯之爲之也；此所以爲斯傳也。

當始皇之崩，斯爲丞相，天下事係於斯，而乃聽高所爲，矯詔而易其主，而高

無不可爲者矣。天下事固無有大於易天下之主者，此一聽之，而天下事無不聽之；而聽之者斯也，自然之勢也。夫高之得恣其志，由於立胡亥；而立胡亥，由於斯之聽高。聽高而卒以殺其身，夷其族，而并以弑秦之君，而亡秦之天下。於此見殺斯之身者，非高而斯自殺也；夷斯之族者，非高而斯自夷也。然則弑二世而亡秦者，獨非斯耶？此所以一篇全載趙高之事，而終之以弑君而亡天下而爲斯之傳也。太史公作此，而所以垂戒於萬世者，深切著明矣！不特戒人君不可有持爵祿之臣，而亦以戒人臣不可有持爵祿之心也。李斯之聽高，非爲持爵祿哉！究也不特爵位不可保，而并其身族而殉之，而并以其君之身與天下而殉之。則究二世之所以弑，秦之所以亡，皆起於李斯持爵祿一念。則盡趙高之事，雖欲不入李斯傳而不可得也。然非太史公不能爲也。作一傳而旣以垂戒萬世之君，復以垂戒萬世之臣，則其書之關係何等，其史法之精嚴又復何等？故太史公自謂作史記，上繼孔子獲麟之絕筆，豈虛也哉！豈虛也哉！

宋儒鄭夾漈^祭先生作通志，於斯傳中摘出趙高事以爲高傳，入宦官傳。此在通志，又爲不可奪之例，夾漈固不誤也，二者並行不悖者也。若二者互易之，則皆謬矣。史學難言哉！

直誅斯心，爰書自定夷族亡秦，均斯所爲。史公垂戒之心，昭然若揭，是謂讀書得閒。

【註釋】【篇末直以高事句】篇末叙子嬰即位，令韓談刺殺高，夷其三族。李斯傳而以趙高事結束，此誠垂戒之深意也。

【而以秦亡句】子嬰降軹道旁，沛公因以屬吏；項王至而斯之，遂以亡天下。【始皇之病五句】始皇帝至沙丘，病甚，令趙高

爲書，賜公子扶蘇，與喪會咸陽而爲副。書已封，未授使者，始皇崩，書及璽皆在高所。高留所賜璽書，因與丞相謀，詐爲受始皇詔，立胡亥爲太子，而賜扶蘇及蒙恬死。太子立，爲二世皇帝。

【殺其身二句】高誅斯子由與盜通，論腰斬咸陽市。遂父子相哭，而夷三族。

【弑秦之君】二世居望夷之宮，趙高勸令自殺。【太史公】漢司馬談爲太史令，子遷繼之，皆稱太史公。【持爵祿】斯處

蒙恬爲丞相，聽高所爲，而立胡亥，有患失之心，此斯之所以制於高也。【獲麟之絕筆】武帝至雍，獲白麟，遂以爲述事之瑞，上紀

實帝，下至麟止。猶孔子絕筆於獲麟也。（春秋）西狩獲麟。注：麟者仁獸，聖王之嘉瑞也。仲尼傷周道之不興，感嘉瑞之無應，故因魯春

秋而修中興之數，絕筆於獲麟之一句，所感而作，固所以爲終也。【鄭夾漈】名樵，字漁仲，宋莆田人，官至樞密院編修，居夾漈山，學

耨釋夷濠先生，好爲考證倫類之學，著有通志二百卷。

廣東新語自序

屈大均

字翁山，廣東番禺人，明諸生。有翁山文外、詩外、廣東新語、羅浮道士集等書。

廣東新語一書，何爲而作也？屈子曰：『予嘗游於四方，閱覽博物之君子，多就予而問焉。予舉廣東十郡所見所聞，平昔識讀如志之於己者，悉與之語。語既多，茫無端緒，因詮次之而成書也。』

或曰：『子所言，止於父母之邦，不過一鄉一國，其語爲小。』予曰：『不然。今夫言天者，言其昭昭，而其無窮見矣；言地者，言其一撮土，而其廣厚見矣；言山言水者，言其一卷聲平石一勺，而其廣大與不測見矣。夫無窮不在無窮，而在昭昭；廣厚不在廣厚，而在一撮土；廣大不在廣大，而在一卷石；不測不在不測，而在一勺。故曰語小天下莫能破焉。夫道無大小，大而天下小，而一鄉一國有不語，語則無

小不大。』『然而何以新爲名也？』曰：『吾聞之，君子知新。吾於廣東通志，略其舊而新是詳，舊十三而新十七，故曰新語。』國語爲春秋外傳，世說爲晉書外史，是書則廣東之外志也。不出乎廣東之內，而有以見夫廣東之外。雖廣東之外志，而廣大精微，可以範圍天下而不過。知言之君子，必不徒以爲可補交廣春秋與南裔異物志之闕也。』

書成，自天語至于怪語，凡爲二十八卷；中間未盡雅馴，則嗜奇尙異之失，予之過也！

粵爲我國革命發源之地。安得如翁山者爲撰今日新語乎？

【註釋】【今夫言天者言其昭昭六句】語本中庸。【語小天下句】語見中庸。【廣東通志】各直省之志

書，皆稱通志。【國語】書名，周左邱明作。分國紀事，爲史之一體，史通謂之國語家。【外傳】（經名）國語又曰外傳。春秋以魯爲

內，以諸國爲外也。（韋昭國語序）「以其文不主於經，故號曰外傳。」其人爲史所不載，別爲立傳者，或於正史外，別爲記載者，皆曰外

傳。【世說】書名，宋臨川王劉義慶撰。所記皆軼事瑣語，小說家言也。【外史】神史之稱。【範圍天下句】（易繫辭）範圍

天地之化而不過。【交廣春秋】書名。【南裔異物志】書名。【雅馴】溫文也。史記五帝本紀贊，其文不雅馴，麤神先

在龍言之。

書梁公狄甲乙議後

梁名以樞，明史附王世壽傳，著有甲乙議。

魏

禮

詳弟，字和公，一字季子，有季子文集。

嗚呼！讀公甲乙議諸書，幾欲引刀自搯。智 蔭其胸，狂呼累日夜，恨當時奸臣獨營其私，充耳聵。整目，安坐持半，視國家宗廟封疆，棄之若遺跡之不足惜，卒致國事崩壞，身斬家滅，以迄於今也。豈非天哉！豈非天哉！宗忠簡之疽發背，有以也夫！

按公初授太康令時，賊盤踞中州，舉境內無慮皆賊。公與其兄以柑，字 仲 木悉志力拒之，聞殺賊名。督撫上。上 摩其功，調商邱。當時天下無堅城，號將帥者擁兵觀望，惕息恒。恒懦而不忍前；而督撫大吏，不能辦賊，託招撫之名以長。上 摩養之。河南稱殺賊者，皆曰商邱令及河內令王公漢。噫！使天下皆如二邑令，處處遏賊，雖至

今治平可也。賊數萬衆，急攻商邱。城陷，公夫人張氏並家屬俱死。公傷仆亂尸中，商邱民救之，三日復甦。蘇同云：于是公逮刑部獄。獄中上書陳六事，皆切中時務。公不死，天也；冀得達天子用其言，事猶有可爲者，執政闕。過之不獲上。旣天子以爲無罪，出之獄，數日而京師陷。公又幸不死，與其兄冒死禍南下，所過勵忠義，結連草澤豪傑，圖復讐。至南，南人以爲從天而下也。蓋當時豺虎滿道，南北隔絕，無能達者。而公兄弟特至，至則上條議，及豪傑姓名。案山砦義勇於當事。公旣參史閣部軍政，益條陳，大抵以收拾山東、河南、北爲江淮屏蔽，進足以取，退足以守，使強本固勢，乃足使諸悍將爲要領。觀其書，所經畫縷分，燭照數計，雖事後目擊者，不能如是。閣部題公兵部主事，經理河南，待數月，命不下；命下，則勢不可爲矣。公始事河南，終思用河南人，皆不獲展其志。悲夫！

予讀其書，剴切練要，宋李忠定、明王文成，其論事陳奏，弗是過也。嗟乎！使當時無此言，未足大恨；言之而卒不一聽，天乎！何至此耶！公之書，瞽者可見，聾者可

聞，痿

如雞切

痹

卑

者可蹶然起。而當世柄臣，具五官百骸，肉其軀，飲食其腹，乃使山

東、河南北之地，不力爭，可挈而歸我者，棄之不復顧。而公每條一事，又並擇其經

制之人，卽沐猴而冠，禮鼠而人拱，亦知其爲大利，斷然爲之不終日。今若此，豈非

天哉！

公之兄病以死，且八年，而公將老，猶伏在草間，得與予論述往事，出其書，對面讀之，張髯裂目，下血淚數斗。噫！此書傳不傳無足計，傳諸後世，將徒託空言，抑將不至託空言耶？其在天乎！其在天乎！

明季用人之不明，可以概見。才識如梁，而使抑塞以終，明社之屋宜也。

【註釋】

【搯】刺也。

【充耳】塞耳也。《詩·邶風》：「充耳。」

【瞶目】日失明也。

【持竿】《漢書·蘇武傳》：「蘇武之計，計在持竿。」

在持竿。

【宗忠簡】名諱，字汝霖，宋襄陽人。建炎初，爲東京留守，屢上疏，請高宗歸汴，爲黃潛善等所阻，疽發於背而卒。諡忠簡。

【太康】縣名，今屬河南省。

【賊盤踞中州】

明末流賊李自成起於米脂，熾於河南，舊稱河南爲中州，以其居天下之中也。

【無慮】猶言大率也。《漢書·趙充國傳》：「無慮萬二千人。」

【南邱】縣名，今屬河南省。

【愜】快也。

【河內】縣名，今河南沁陽。

縣。【王漢】被縣人。崇禎進士，調河內知縣。在行間，與士卒同甘苦，善用間諜，威名大著。

【甦】死而更生也。

【閔】憂也。

【京師】崇禎十七年，李自成陷京師。京師，今之北平也。

【若】山房木棚爲若。

【史閣部】名可法，字意之，祥符人。崇禎進士，

王立，以兵部尙書大學士督師揚州，城陷被殺。後人稱爲史閣部。

【燭照數計】糞料事之明也。（韓愈文）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。

【李忠定】名綱，字伯紀，宋邵武人。精康初，爲兵部侍郎。高宗卽位，首召爲相，修內治，整邊防，議軍政，力圖恢復。黃潛濟等沮之，七十

餘日而罷。卒諡忠定。

【王文成】名守仁，字伯安，明餘姚人。弘治進士。正德時巡撫南贛，平大帽山諸賊，定宸濠之亂。卒諡文成，世稱

陽明先生。

【接濟】設體不仁之病。

【五官】耳目口鼻心也。兩手及口耳目，亦稱五官。

【沐猴而冠】（史記項羽本紀）人

言楚人沐猴而冠耳。

【禮鼠而人拱】（埤雅）今一種鼠，見人則交其前足而拱，謂之禮鼠。

吳楚人詩序

楚，古野字。野人，姓吳，名嘉紀，字賓賢，泰州布衣。居安豐場，瀕於海，苦吟無知者。周繼圖侍郎盛稱之，由是

題野之名。吳清初諸詩家將王阮亭亦絕重之。所著曰野軒集。此序跋類之通行序體也。凡冠之者別首者皆此。

計東

字甫草，號改亭，江蘇吳江人。弱冠著露南五論，上於史可法，可法奇之。順治間，舉順天試，三上春官不第，與吳

中名士結社論文以終。著有改亭文集。

今天下何處

上

士之多也。以余所見，今富貴利達之家，其坐客多世俗之稱

處士者焉。彼富貴利達者，視其家玩好珍異之物無不具，獨不能具古今載籍

之語，乃挾其勢利，思籠籠罩罩鉤致一二貧賤失志，稍知詩與文，又自驕語爲高士者，以充其家玩好之一物。而彼驕語爲高士者，汲汲然欲以其詩與文求知於人，遂俯首甘心，求爲富貴利達者之所玩好而不辭。

余觀古之處士，未嘗不受知於富貴者之人，特其終身所受知者，一人而已；名且顯於天下。古富貴之人，於天下士，固無所不好。然誠能得士之報，使天下後世信其心之誠。然好士者，亦不過一二士，未若今天下兩者相遇多而相得者益少也。以毛公薛公之隱於博徒賣漿也，知從之遊者，獨信陵君耳。同時平原君亦好士，未嘗知毛公薛公在其國中也。以北郭騷之賢，幾不獲受知晏子；既知之，又幾失之；蓋知己之難若此。

以予觀我友泰州吳子楚人之詩，與其所以立身持己者，可謂不愧處士。而當時大公卿好士者之衆，能深知其詩與其立身持己之不愧，篤好而表彰之若不及者，惟櫟櫟周先生一人。卽阮亭且云：『我在揚州三年，不知海陵有吳子，

今乃從周司農公知之。』予益歎吳子爲處士，非予所見爲多者之處士也；果非當世富貴利達不能爲文章者之所可籠罩鉤致之者也。吳子之詩，於是乎可傳矣！

讀此段令人失笑，亦令人三歎。嗚呼！今則求充玩好者且不得，而俯首甘心者，益厚顏矣！

【註釋】『不能具古今載籍之語』言不能爲文章也。

【毛公薛公】史失其名，並趙處士。毛公隱於博徒，薛公隱於賣

藥家。信陵君至趙，從之遊。平原君聞之曰：『公子妄人耳，乃從博徒賣藥者遊。』

【信陵君】名無忌，魏安釐王異母弟，封信陵君，爲

戰國四公子之一。

【平原君】名勝，趙惠文王弟，封於東武城，號平原君，亦戰國四公子之一。東武，今山東武城縣。

【北郭騷】

齊人，以養母求見晏子。晏子分倉粟府金遺之，辭金受粟。有間，晏子見疑於景公，出奔，過北郭騷之門而辭。北郭騷曰：『夫子將焉適？』

晏子曰：『見疑於齊君，將出齊。』北郭騷曰：『夫子勉之矣！』晏子上車而歎曰：『嬰亦不知士甚矣！』後北郭子白劍，以白晏子。景公

聞之，大駭，請晏子反國。晏子聞北郭子之以死自己也，曰：『嬰亦愈不知士甚矣！』

【秦州】今江蘇秦縣。

【樂園周先生】

名亮，字元亮，河南祥符人，官至戶部侍郎。

【阮亭】姓王，名士禎，字貽上，號阮亭，別號漁洋山人，新城人，工詩，順治進士，官至刑部

尚書，諡文簡。

【揚州】今江蘇江都縣等地。阮亭曾爲揚州推官。

【海陵】即秦縣，漢置縣，曰海陵，屬臨淮郡。

【司農公】清

時稱戶部尚書爲大司農。亮工爲戶部侍郎，故云。